

浮生半日閒

心理分析的理論告訴我們，人是過去的產品，我們幼時與父母的關係，決定了我們日後的關係形式。原生家庭真的那麼重要嗎？真的沒有翻身機會？

那天我與 Satir 治療派的掌門人 Maria Gomori 坐在 Rubochon 午餐，偷得浮生半日閒，她突然問我說：「你是父母的乖孩子嗎？」

很久沒有人問我這問題了，工作上總是忙碌於別人的家庭故事，有時都忘了自己的故事。我說：「我從來都不是個乖孩子！有一次向隔壁的男孩子擲石頭，把他的頭擲破了，看著鮮血從他額角流出，我嚇得不敢回家。後來硬著頭皮回到家中，我的父親正在給他的一大缸金魚餵魚食，只輕輕地說，怎麼你一點也不像女孩子！你將來怎麼辦？」

我繼續說：「那是父親對我最嚴厲的一次了！他雖然說我不像女孩子，但是買給我的玩具卻是一把鳥槍，讓我四處闖禍。」

Maria說：「我也是父親的小女孩，我從小就崇拜他，愛他，對我來說，父親是個聖人。我跟隨在他左右，總是覺得母親配不上他。父親過世後，我也遠走他鄉。因為答應父親會照顧母親，老遠把她從布達佩斯接到加拿大去定居，母女之間總是格格不入。後來她生病了，我有一次問她，你會因為我與父親的親密而妒忌嗎？她卻毫不在意，反而說，我怎會妒忌？我看到你們父女親近，心中不知有多高興！」

她繼續：「後來我又說，父親實在開明，在那古老的年代，竟然送我到巴黎去上大學！母親卻說，是她在背後指使和資助，父親才讓我去的。」

Satir是家庭治療的一派宗師，對原生家庭特別關注，已經逝世多年，Maria是她的重要傳人，提起自己的原生家庭，自然十分投入。

她說：「你知道嗎，我一直不喜歡自己的母親，但是她走後，我卻感到十分內疚。為此生了一場大病！」

她說為此住了好幾個月醫院，病得死去活來，不斷服用類固醇，讓自己都麻木了。初時並沒有想到自己的病與母親的逝世有關，直到一個偶然機會，遇到兩個用針灸啟發身體語言的治療專家。他們看到 Maria 身體背負著重重的哀傷，提意給她治療。

Maria 死也不從，她說：「我一直說不，不要人碰我，不要在我身上插針！」

後來那兩個專家答應不會碰她身體，只要她在一圈人當中坐下，集中呼吸。她繼續對我說：「你知道集中呼吸，作用與針灸一樣，不一會兒，我就情不自禁的大哭起來，他們遞給我一個枕頭，我使勁抱著，不停用手打它，又嘶吼著，壞女孩！你不值得活著，你去死吧！你去死吧！」

她說，這個經驗，讓她恍然大悟：「原來我一直認為完美的父親，只是個凡人，一樣有凡人的缺點。父親的愛，其實也是一種控制，讓我失去自己。而那個讓我不能接受的母親，卻才是這個家庭的支柱。」

這個領會，並沒有讓她好受，反而帶來不可表達的無限自責。也許這就是她專注於家庭重塑的原動力。

Maria已經九十多歲，每年都來亞洲各地講學，每次都在百忙中找我談天說地。我們的宗派不一樣，但是她認為我們都是名師的第二代。不同的是，Maria十分尊師重道，認為自己一生的成就，都拜Satir所賜。我雖然也敬愛我的老師，卻沒有那種忠心耿耿，沒有把他當作聖人。也許這真的跟我們兒時與父母親的歷程有關。Maria與母親的糾結，結果在她與老師那近乎完美的師生關係中，找到昇華。Satir的完美，補賞了母親的不完美。

我的家庭關係比較低調，一切都在不言中，母親早走，我與父母糾纏的機會不多。我在學習家庭治療時，最難把握的就是糾纏不清的三角理論，因為我從小就活動自由。父母對我的學業也沒有太大的要求，有時父親為了要找我陪他外出遊玩，還會聳恿我逃課，

我從小就沒有大志，讀小學時就暗自決定不再升中，一切都以好玩不好玩為主。父親是個淡泊的人，也沒有時間觀念，出門辦事，不是誤了飛機就是走了火車，總是半途而返。因此，當他最後走上不歸之路時，我始終不能相信，總覺得他隨時會回來，告訴我們這次又誤了旅程了。

從父親身上，我學會對這個世界充滿好奇，不受現實限制，但是最怕別人侵佔自己的空間。非得遇到十分超凡的老師，才能迫使我努力學習。恰好我老師Minuchin的學說，就是挑戰人際關係的互相網綁，強調界限和空間的運用，讓我覺得特別好玩；從師多年，初時也只是貪玩，慢慢才被他把從天馬行空，拉回來腳踏實地。但是他也同時被我同化，變得也好玩起來。從這經驗，我明白人是不斷互相影響的。聖人太不好玩了，永恆也不好玩，最好還是活在今宵。

我與Maria就是這樣坐了一整個下午，交換了彼此的前世今生。我們都很幸運，找到自己脫胎換骨的老師，延展了我們兒時的經驗。如今我們自己也是老師，希望也可以延展我們的同學。如此說來，孩童的經驗，就並非如此俱有決定性。

因為如果孩童時代真的塑造了我們日後的關係形式，那麼成年和老年還有什麼指望？必須有個辦法解碼，打斷這個一切都在預料中的固定形式。米蘭學派對時空的一種解說，也許可給我們提供一種新思考；他們認為，過去有多重要，全憑它對現在有多大影響，將來有什麼可能性，也全憑現在有怎樣的開端。如此類推，此時此刻才是繼往開來的重要的關鍵。佛家的三世因緣，說的也是同一個道理；若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，若知來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過去，現在，將來，是三個孿生姐妹，她們手拉著手，在跳著一連串縱橫交錯的舞步。有時是「過去」在領舞，有時是「將來」在招手，但是永遠離不開「現在」。

在這個秋高氣爽的午後，處身一個佈置鮮明的空間，享受著一頓怡人的法國餐，這天正是重陽節，想起我們的父母，我們的老師，我們的學生，當然也免不了談一些業界的閒話。

我問 Maria 說：「我可以把你的故事寫出來嗎？」

文/李維榕

她說：「不勝榮幸。」

兩個不同文化、不同經驗的女人，就是那樣自由自在的享受女性特有的親密。